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6.7

华书局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 印张·94 千字

1933 年 8 月新 1 版 193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3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190 定价: 0.58 元

前 言

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这两个学会合组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一位同志: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狄超白、巫宝三、吴承明、严中平、陈振汉、孙毓棠、王毓瑚、丁名楠;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三人为主要负责人。委员会聘用两名专职人员做些事务性工作,由千家驹负责领导。

编委会成立后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便是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自1957年至1965年共出了十辑,书名如下:

第四编: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五编: 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

第六编: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第七编: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八编: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第九编: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十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十二编: 中国海关与邮政

第十三编: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第十五编: 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至于第一至第三、第十一、第十四共五辑则有的因材料不齐,有的因其他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套丛书在1961年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起,由于出版社业务分工的调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中断了。陈翰笙与千家驹都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范文澜同志则于1969年逝世。迨至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学术界亦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认为，这一套丛书，还有再版的必要，理由是：

第一，这一套丛书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海关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对中国的海关关税控制权来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以至我国的内政外交。我国的关税收入，在旧中国，约占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由于关税用于我国外债与对外赔款的担保，帝国主义者就以此为借口要求掌握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同时，中国还在1898年照会英国，只要英国对华贸易数额超过其他国家，就任英国人做总税务司。赫德、安格联等帝国主义分子任中国总税务司达数十年之久，他们利用职权，不仅控制了我国的财政，还操纵我国的政治。他们当时都有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所以，海关档案并不单纯是有关海关税收、税务行政的记录，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策划、密谋以及贯彻执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使我国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证。这些材料过去一直储存在海关的秘密档案室，从未公开发表。解放以后，这批秘密档案回到中国人民手里，我们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并译成中文（原件大部分为英文），公之于众。这不仅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也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这部丛书，过去印数有限，有的只印二三千本，多的也不超过一万本，所以在“文革”以前就已难购得，甚至我们自己手头都没有保存完整的一部。范老生前对这部丛书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这是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为了对提高文化建设作出贡献，重印这一套丛书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重印的丛书，除对“编辑说明”稍微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外，内容都没有删改，不过为免得误会起见，把原来没有出版的几编从丛书序列中取消，而将原来第四编列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一》，以此类推，如“之二”、“之三”，乃至“之十”。

海关档案资料是很丰富的，翻译并整理出来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还将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对于中华书局支持本丛书的再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翰笙 千家驹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前 言	1
编辑说明	1
第一章 赫德向伦敦报导关于北京义和团和侵略军活动情况， 和操纵清政府官吏的有关文件	5
(一) 赫德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往来文件	5
(二) 赫德和清政府人员往来文件	22
(三) 赫德和各国使馆往来文件	63
第二章 广州、南京、上海、汉口等地海关洋员勾结当地官吏的 有关文件	72
(一) 粤海关税务司庆丕的文件	72
(二) 金陵关税务司韩森的文件	74
(三) 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的文件	77
(四) 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的文件	80
第三章 天津的海关洋员向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侵略军 活动的报告	82
第四章 营口的海关洋员向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侵略军 活动的报告	103
附 录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115

编辑说明

本编是从旧海关档案中编选出来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共分四个部份，涉及的时间是1900年2月到1902年8月。第一部分是赫德和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来往的函电。第二部分是赫德和总理衙门来往的文件。第三部分是赫德与各国公使来往的文件。第四部分是粤海、江海、金陵、江汉、牛庄、津海等海关税务司给赫德的报告。

在帝国主义控制旧中国海关的时代，各国“洋员”，特别是总税务司和各口岸海关税务司，从来就是各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坐探和谋士。他们站在与中国人民完全敌对的立场上分析和研究当时中国的情况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本编所辑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一方面证明赫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当时情况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们的坦白供词也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侧面，对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第二次割地狂潮，纷纷在中国设厂、开矿、筑铁路，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并利用宗教来进行侵略，加上清政府的腐败、保守、反动，以及外债和赔款的重压，使得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因而爆发了农民自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赫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在来往的信件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大规模群众性爱国运动。赫德分析当时清政府的情况时说：“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见本书第6页）。他也提到：“义和团是有意义，有目的，并且有领导的，如果不镇压就可以酿成大流血、大变乱。”（见本书第6页）

本编的资料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者互相勾结镇压义和

团运动的罪行和封建統治阶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反动醜恶面貌。封建統治者对义和团运动原来是敌視的,采取了坚决鎮压的态度。正当那拉氏等頑固派首領恨极外国人而又計穷力竭的时候,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那拉氏即轉而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但在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她又轉而排斥义和团。赫德早已看透了这一点,他对中国封建統治者做了如下的分析:“中国官吏們可能采取曖昧态度,他們明知应当鎮压,可是宁愿看看义和团究竟能够作些什么再說。謠传慈禧太后本人也受了迷惑,同情义和团的行动。”(見本书第6頁)八国联軍侵入天津、北京以后,赫德馬上出来活动,一面勾結封建統治者鎮压义和团运动,一面策划議和,迫使清政府訂立卖身契約“辛丑和約”。这次和議李鴻章和庆亲王奕劻是清政府的代表,而赫德是幕后操縱人。李鴻章、奕劻祇是承諾和在和約上画押而已。义和团运动期間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官僚李鴻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曾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結,假借“中立”之名,搞“东南互保”。金陵、江海、江汉、粤海等关税務司給赫德的信件都揭露了这件事的本質。金陵关税務司韓森說:“从其他方面看,局势好象有点好轉。刘坤一、张之洞、李鴻章三位总督和闽浙总督許应騤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領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据說刘坤一是盟主,他們不怕北京政府的反对,采取迅速行动,保护外人、鎮压騷乱,在这次事变中从来没有改变政策,这是极值得称道的。”(見本书第76頁)江海关稅務司安格联也說:“英国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見本书第78頁)这一系列的事实清楚地說明义和团运动时期刘坤一张之洞等勾結帝国主义,共同鎮压义和团及其响应者,标榜所謂“东南互保”,实質上是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分裂活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外国人員,处处为侵略者自己打算,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义和团反帝斗争中的英勇机智和帝国

主义侵略者在非正义的战争中的怯弱无能。例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維說：“美、日、英和印度兵(包括步兵和騎兵)曾开到天津南約十英里討伐义和团。义和团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陣地,后来进行肉搏战,被杀死約四百人。义和团这种行为完全是对教会、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等問題和外国辛迪卡欺詐的尖銳抗議。”(見本书第 87 頁)“据說北塘砲台昨天上午被攻陷,現在还不能証实。俄軍有一万人之多,德法两国也有軍隊参加作战。据說攻砲台时約有一百名俄軍触雷伤亡。最可笑的是中国守軍早在夜間撤退,只留四个兵和一匹驢子守在砲台里,偶尔向联軍放鎗,而联軍則集中大砲裹击一座空砲台。”(見本书第 88 頁)由此可見义和团在反侵略战争中勇敢机智地打击了敌人,而帝国主义侵略者除了依靠他們的优势武器外,在戰場上是貪生怕死怯懦无能的。

八国联軍侵入天津和北京,封建統治者无条件地屈膝投降。义和团則繼續坚持斗争使侵略者不敢为所欲为。津海关税务司德瑾琳說：“目前直隶[河北]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天津四乡最少有万余武装較好的人,他們都是逃兵和义和团殘余,在各村鎮活动,对外国軍隊調动的消息很灵通,軍隊到时一个也抓不着。”(見本书第 100 頁)赫德也說：“在北京这里表面安靜,但人們都說街上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逐漸硬起来了。一个外国人单独騎馬去郊遊也許会失踪。”(見本书第 17 頁)赫德甚至焦虑“中国有可能使各国援軍遭到拿破崙在莫斯科的命运。”(見本书第 9 頁)义和团勇敢坚韧的反抗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使侵略者联想到 1812 年拿破崙侵俄时在莫斯科全軍覆沒的慘状,从而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放弃瓜分中国的主张,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繼續維持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以統治中国人民。

义和团是农民自发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統治者联合鎮压之下,終于失敗了。但是义和团农民羣众純朴的爱国热情和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却始終留在广大人民羣众的記憶中。中国人民接受了义和团失敗的慘痛教訓,更認清了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兇恶面貌，在重重苦难和压迫下逐步地寻找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彻底打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正如旭日方昇，充满新生力量，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第一章 赫德向伦敦报导关于北京义和团和侵略軍活动情况和操縱清政府官吏的有关文件

(一) 赫德和海关駐伦敦办事处稅务司金登干往来文件

(本章內赫德自北京寄金登干的函电均作为去函或去电第某号；
金登干自伦敦寄交赫德的函电均作为来函或来电第某号)

(1) 1900 年 4 月 1 日北京去函Z字第 852 号

这里的人們都担心义和团不久会攻击我們，因为今年有閏八月，按中国人的說法是要发生大乱的。各国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对中国說：“你們如果不把义和团当作匪徒扑灭，我們就要自己采取行动”。另一派虽然不以可能闖祸的义和团为然，但是他們温和地向中国保証說：“我們是你們的朋友，如果別国对你們不利，我們会来干涉”。这种保証不过是想在扰乱中捞便宜，而中国反把它当作盟国和保护者看待，因此前一派所提出的要求自然不会有效。我們要面临一場变乱了。目前局势非常紧张，各方暗斗激烈，而且似乎已箭在弦上，可以一触即发。我看不出有任何改变局面的方法，只能靜待发展，希望它能好轉而已。

(2) 1900 年 5 月 20 日北京去函Z字第 857 号

义和团很活跃，正等待机会起事。如果我的家眷在这里，我就立刻把他們送往日本。希望本星期使館界內有外国兵来防守，否則随时有发生大騷乱的危险。我耽心 6 月 1 日，即中国的五月节

会出事¹，但中国人传说他們的八月节，即9月8日或10月8日（今年有閏8月）是杀洋人的日子。如果躲过这两天就可没事，因为到那时我們就可以准备好了。各使館都认为局势严重，但总理衙門认为只是些幼稚举动，可以一笑置之。有些“評論家”說，义和团是有意义、有目的、并且是有领导的，如果不镇压就可以酿成大流血、大变乱。中国官吏們可能采取曖昧态度。他們明知应当镇压，可是宁愿看看义和团究竟能够作些什么再說。謠传慈禧太后本人也受了迷惑，同情义和团的行动。事实上我們对于中国官吏的真正态度并不了解，只看見表面而不知道底細。我从来不害怕，但是經常注意安全預作准备，何况处在此时此地，随时都会发生事变呢。

（3）1900年5月21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55号

义和团运动正扩大，局势可虑。这种社团，似无大害。但各处人羣汹聚，恐为煽动者所利用。

（4）1900年5月27日北京去函Z字第858号

各国使館正討論如何应付义和团。北京似将面临外国軍隊占領的局面。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則各国使館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則这一強烈的爱国組織将轉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

（5）1900年5月30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53号

危险期已过。如星期五能平靜渡过，一切将平安无事。

（6）1900年6月3日北京去函Z字第859号

一週来我們这里很熱鬧，有两三次情况紧张，我們都准备行动。海关和同文館的洋員都集中到我的住宅里。我們有20枝来福鎗，可以保护妇孺。我們好象“籠中之鼠”，日夜耽心不知什么时

候会遭遇大难。头一天担心中国軍隊不反对义和团，第二天又变成另一种恐惧，既怕中国軍隊和义和团联合起来对付我們，又怕各国使館的护卫兵力开到时会发生敌对行动。以北京而論，我认为危机已經渡过，但这个运动正在扩展，全国各省各地都将感到它的影响。星期五正是端午节，已經平靜地渡过了，但是中国人都說中秋节將是我們真正的危險日子。自从 1854 年以来，不知已經经历了多少次惊慌，我已感到麻痺了。各国不能經常派軍隊来保护侨民，这次应当可以想出适当办法来处理了。

謠传义和团正沿天津到山海关的鉄路綫活动，如果属实，他們很可能扰及北戴河。各使館人員本月都将去北戴河避暑，但是他們无法离开使館区，并且还要軍隊来保护。你看，当前局势还有戏剧性的一面呢！至于保定府方面，义和团更为活跃，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逃走了，火車也停开了，鉄路工厂也都被搗毀了，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赶出去而欢庆呢！

(7) 1900 年 6 月 5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2 号

局势虽紧张，但似已趋好轉。今后发展甚可注意，亦极关重要。义和团仍在毀鉄路杀教徒等等。

(8) 1900 年 6 月 5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1 号

局势又趋严重。郊区各处都有騷动，但城内还平靜。鉄路已不通，电报也可能被切断。

(9) 1900 年 6 月 6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0 号

据报宮廷已在城内逐漸增兵，更增加不安。

(10) 1900 年 6 月 7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9 号

如果中国政府保守信用，我們諒可安全，否則不堪設想。一日數惊，謠言繁多。每一道上諭和官方所提保証均令人生疑。城内人

心激动,但尚平静,我相信可渡过难关。

(11) 1900年6月10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48号

通州教士已逃至北京,教堂均已被毁。如有可能将使妇女先走。前途极严重,除教徒外一般人均同情义和团。使馆内住满逃难教士。各通衢贴满揭帖。义和团在城内活动。

(12) 1900年6月10日北京去函Z字第860号

有400名登陆军队,正从天津乘火车来北京保卫各国使馆,他们沿着铁路线,一面修复铁路,一面缓缓推进,可能在明后天到达这里。希望我们都能在这里等着欢迎他们到来。因为最大的危险是城内不仅有义和团而且有军队,特别是董福祥的军队,他们都会向我们进攻。董有八千人,已集中训练约十年以上,这是一支不容藐视的军队,因为他们团结、合作而且还有很好的装备等。火车载运各国使馆卫兵来京一事,直隶总督已经勉强同意。昨晚我们将所有妇女都集中到使馆内,准备乘运兵车回天津,可能再送往日本。我们确曾一度紧张,我的住处已经变成作战基地。

在崇文门东边的美以美会里,还有70个难民和400个基督教徒,李佳白也在里面。城墙上的军队架起枪俯视着他们,这使他们非常恐惧。他们把一个患天花和一个患猩红热的病人赶出去了。他们很幸运地发觉了这两个病人,否则在这样一个拥挤不堪的地方再传播传染病,那真不堪设想了!

昨天是关帝的诞辰,中国人称为“关老爷磨刀”,因此,此间谣传他们要在这一天发动攻击。前几天他们在北京与保定之间的涿州聚集一万多人。我们可以应付这一羣手执刀矛的武装羣众,但没法应付驻在北京的三万大军,他们有大炮、快枪并且是有训练、有组织的,渡过这个逆流确是不易,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大灾难。但是这一震惊世界的悲剧又可能以喜剧结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整个外交团被消灭的事。

去天津的电报綫停止发电,这又是不好的預兆;恐怕在义和团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在对付我們呢。

(13) 1900 年 8 月 17 日北京(由上海轉发)去电

現在对我們既不保护,又不供給粮食。切不可相信任何与上述相反的話。粮食虽尚可維持两週,但随时都可能被屠杀。如再不救援,定遭大难,务必从速! 六月間有旨調各省軍隊来北京,因此援軍可能被围,須再派第二支軍隊支援,以解救所有同种白人。此电速交外交部。

(14) 1900 年 8 月 21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3 号

援軍 8 月 14 日抵北京,避难者正陸續离去,城内大乱,宮廷逃避,不知去向,各使館已与中国官方失去接触。我幸而找到几位中国大臣,今晚将与他們会晤,希望能因此商定办法,为取得諒解开一途径。只有英国公使知道我所作的事。我拟自明日起重掌海关。自觉身体健适,只要能对大家有益,将尽力留在此地。前途如須提議。日本軍隊对于維持秩序,組織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領先。可将此电送英外交部一閱。

(15) 1900 年 8 月 30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2 号

我已找到庆亲王,他拟立即回京并愿商定办法。現狀极其紊乱,解围并未使我們的处境改善。邮电不通,供应仍缺,对于平民更少顧及。搶劫、強姦和自杀經常发生。各国軍事当局正考虑应在此地作些什么,各国公使們似乎沒有計劃,也沒有奉到命令。除非能鼓励中国人运粮进城出售,全城的人都将餓死。过分的要求将吓倒庆王,使每个人都滿意也是困难的事。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軍遭到拿破崙在莫斯科的命运。歐洲的意見如何,維持清室还是瓜分大清帝国? 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6) 1900年9月2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40号

庆亲王9月3日可到。据传俄、德两国的谅解意味着瓜分,或两国各取大片土地,更立新朝,所有各国均已同意由德国将军为统帅。这样,庆亲王可能不再露面,而与主战派联合,日本政策可能正是支持这一活动。前景令人沮丧。英国的方案如何?此间迄今还没有收到训令。

(17) 1900年9月8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我坚持留下是为了海关,为了中国,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想我可以有作用,也只有我才能在目前对于三方面都有作用,否则的话我早已走了。我已经把庆亲王找回来,我们正在等李鸿章回来,但是谈判将是极困难的。中国怎样应付赔款颇费踌躇,恐怕要放弃一些领土才行。新添出来的难题是某些公使在庆亲王初次露面时(并不是谈公事),就告诉他,除非先把端王、庄王、载澜以及刚毅、徐桐等有关大员杀头,否则不能进行谈判。我原来想把这件事作为谈判的最后一项,现在却把它作为第一项提出,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恐怕庆亲王还没有体会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和中国必须接受什么样的惩罚。俄国使我们都迷惑不解。俄国使馆和俄国军队正在撤离北京,是去征服东三省呢,还是要支持李鸿章作皇帝?直到现在为止,各国公使还未收到国内的训令,这阻碍了谈判的路。

在这样一个各国军队混合杂处的情况下,城市生活发生了困难。联军的政策应该是恢复秩序和信用,并且劝导人民将供应物品运来出售;但是恐怖主义代替了一切,各国士兵(日本占领区除外)似乎以劫掠和任意征发为唯一的方法。这真是可悲的现象,当然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后果。

(18) 1900年9月11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39号

情况无发展,但义和团和中国兵已在距城数里处出现,除非庆亲王能从速取得解决办法,今冬将不会宁静。我正努力劝皇帝回